

# 卫斯理

科学幻想小说系列

还阳

双程



(黑)新登字 12 号

责任编辑:宋玉成

封面设计:李 明

卫斯理科幻小说

## 还阳·双程

作者:卫斯理(倪匡)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

(哈尔滨市南岗区革新街 170 号)

五常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20000 字

1997 年 4 月第一版 199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刷:10000 册

ISBN 7-80557-874-3/I·220

定价:13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
## 自 序

一看到“还阳”这个书名，老读者一定会想到——阴间系列的延续。

不对！不属于阴间系列，是一个全新的故事。

故事中，隐约了表达了权利破坏了一项伟大科学的研究的成就，不知大家本来是不是看得出来？

看不出，其实一点也不要紧——故事不好看，这才糟糕。

卫斯理 一九九六年  
三藩市 修订版

# 目 录

## 还阳

一幢珍贵无匹的木结构建筑物	1
纸代有佳人	12
一个无形的陷阱	23
借尸还魂论曲词	34
超级的怪异	45
树神和神木居	56
卫夫人亲自出马	67
一对男女的全裸相片	78
失心疯	89
惹祸	100
爆裂产生	111
异种生命	122

## 双程

救人质	135
四巧堂	145
闹机场	156
今天、昨天、前天	167
时空紊乱	178
大展神威	189
老地方	200
双程不是双倍	211
前进后退之间	222
过一天退两天	233
果然发生	244
大惹官非	255

# 一、一幢珍贵无匹的 木结构建筑物

这个故事的开头，并不惊险刺激，但对宋自然来说，却极惊心动魄，宋自然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，认识了黄芳子。

宋自然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，所谓“专业人士”。而黄芳子则是一家中学的音乐教员。

两个人的身分很普通，他们相识的地方，是一座有三四十万居民的小城市，市民的生活也很平淡。缺少具刺激性的事情，当然是由于当地人不识货，不知道城中有一样稀世奇珍。

如果真要找点古怪之处，那就只有说，黄芳子和她现在母亲的关系，有点不寻常，也可以夸张地说成很是错综复杂。

请注意“现在母亲的关系”这样的用语，母亲有什么现在过去未来之分？

而那样的说法，却又的确可以成立——是不是有点古怪了？

黄芳子的父亲是一个很神秘的人，一直到他死，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身分，在这个充满神秘的国度中，也十分少见，说来话长，但是不打算拿来作为这个故事的开始，还是放在后面说吧。

这个故事，还是以宋自然认识黄芳子开始。

宋自然并不在这个城市居住。他之所以会在这里出现，有两

个原因：一个原因是这个城市正处于大规模发展的开始，有好几个宏大的建筑工程，他参加了其中的一个；第二个原因是，这个城市是一个古城，有许多古老的建筑物，而且这个城市的居民，并不限于一国和一族，所以具有各种不同民族风格的建筑物，从宏伟的到小巧的都有，可以说是建筑物的博览会。

研究古建筑，尤其是木结构的建筑物，是宋自然最大的专业嗜好。超过三百年，而保存完好的木结构建筑物，在世上并不多。最多的自然是日本，但全被列入一级保护文物，不会允许一个不相干的人去详细研究，而那个城市中，却有好几幢颇为知名的木结构建筑物。

那个聘请宋自然的建筑公司，本来提出的条件已极好，但还是给宋自然拒绝了，公司方面派人了解过宋自然的好恶之后，作了安排，又提出了新的条件——要聘用一个人才，是很要花些心机的。

新的条件是，宋自然在那个城市工作期间，可以居住在一幢古代的木结构建筑物之中，而且可以在不破坏建筑物的情形下，作仔细的研究。

最后这一点，可能是建筑物主人提出来的——多余之至，在宋自然的心目之中，整幢建筑物的每一处都是无价之宝，爱惜还来不及，怎会去破坏？

而且，现代科技进步，有许多仪器，可以测视钢铁的内部，要测视木材的内部，和木料与木料之间衔接的方法，绝不需要笨到把它们拆开来的。

公司方面甚至还带来了一叠图片，从各个角度，里里外外拍摄那木建筑物，供宋自然“参考”。

公司的这一招，立即奏效，宋自然一看照片，就眼珠突出，立刻在聘请合同上签了字，而且立即启程。

他在启程之前，带了那叠相片来看我。

宋自然和我，曾共同经历过一段怪异的经历——他是温宝裕的舅父，也就是过胖的温妈妈的弟弟。

那天我恰好在家，他把事情向我略说了一说，我就笑：“恭喜你了，在未来的两年内，你一定可以极度满足你的兴趣。”

他兴奋得满面通红：“是啊，你看看这屋子，多么特别，多么突出！”

他把照片递给了我。我对古建筑物没有兴趣，也不是内行，更不知道木结构的建筑物有什么特点，为了不扫他的兴，我把照片接了过来。

照片放得相当大，第一张就是整幢建筑物的鸟瞰，看来是用直升机在空中拍摄的，我就笑：“看来，那公司为了要请你，真不惜工本。”

宋自然神情怡然：“主要的，还是这个角度，可以看清楚十字架式，两条大梁的结构，这种结构形式，十分罕见，从建筑物的内部看来，就像是没有梁一样，据我所知，魏晋时代的建筑家，喜欢采用这个结构，一些小规模寺院中的无梁殿，就是这样建成的。

我随口应了一句：“不会有那么古老吧？”

宋自然说：“那得看研究的结果——现在的资料是‘来历不明’，我看这其中可以探索的奥秘，一定有许多，许多，太多了。”

他在这样说的时候，甚至不由自主搓着双手，以表示心中的兴奋。

我略留了几分神，再看那建筑物的正面，它的样子很奇特，说不上是什么形式，不中不西，也不全是日本化，可是又似乎什么都有一点。它的四周全是空地，应该是花园，可是看来只是空地，并无花木亭池等装饰，看来很不调和，大是异相。

宋自然看出了我的感觉，他道：“花园本来是有布置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全取消了，可能是居住者不喜欢花木的缘故。”

我感到很是突兀：“什么？屋子还有人住？”

宋自然笑：“屋子造来就是给人住的，只要还可以住人，自然人有住。”

我想了一想，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听得屋子有人住，会有突兀之感。我道：“屋子有几百年历史了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，大不相同，住在古老的屋子里……总不方便吧！”

宋自然吸了一口气：“不方便处可以改进、增添，虽然这样做会破坏建筑物，但是总不能叫现代人过几百年前的生活。”

在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也同意，后来才知道事实绝非如他的“想当然”那样。

有几张照片，全是屋子内部的情形，房间里陈设很简单明洁。

我当时也没有在意，只是道：“你要去住？小心，古老的屋子中，是有屋妖的。”

宋自然毫不在乎：“最普通的屋妖是狐仙，或许，本来还是花妖，但现在一朵花也没有，花妖自然也没有了。”

看完了照片，我没有什幺意见可以发表，宋自然和我又间谈了一会才告辞，临走，他道：“把我的行踪告诉小宝——好久没见他了。”

我答应了他的要求，第二天，他就动程到那城市去了。

那城市正要建造一个新机场，旧机场设备简陋，航机卸下行李之后，并没有处理装置，只是堆在空地上。宋自然找到了自己的行李时，一辆吉普车在他附近停下，车上有人叫他的名字，那是公司派来接他的职员。

那职员道：“宋先生，真对不起，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正在举行，希望你立刻参加，会议完了，你再到住所去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宋自然当然不反对，于是，他直接到了公司，会议很是冗长，结束时天早已黑了，晚饭后，宋自然才独自驾着公司给他的车子，照着地址，到那建筑物去。

问了几次路才到，到达的时候，已是午夜时分了。

那屋子的外观虽然不伦不类，但是在宋自然看来，却是人间至美。

别的不说，单是围住了屋外空地的那一圈栏栅，已叫宋自然看傻了眼，叹为观止了。

研究木结构建筑物既然是宋自然最大的嗜好，在这之前，他自然接触过不少木结构建筑物，可是这时，他才感到自己算是真正开了眼界。

那一圈栏栅，全是由两公尺高的木柱围成的，木柱的直径是二十公分，在月色之下，每一根木柱，都发出一种异样的暗红色，近乎赭色的光芒——金属若是有光芒，很容易理解，木料竟然也会有光芒发出来，那就透着一重神秘。事实上，木质坚实的木材，若是经过细心的打磨，或是长年累月的人手抚摸，也会在表面上泛出一层光芒。当然，只有最上品的木材才能如此。

而有经验的人，只要一看那木料发出的是什么样的光芒，就可以知道那是什么木料。

宋自然恰好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，他一看到了那种赭红色的光泽，他就屏住了呼吸，一时之间，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他一眼就认出，那是紫棘木。

棘木是上乘的木料，分很多种：黄棘木、灰棘木，这些在棘木中是下级的，但一样是上乘的木料，用来制造细巧的用具或家私，价值已是极高。

再高一档的红棘木，已是罕见的好木料了，而紫棘木，在所有的棘木之中，排位最高，一般都用来造高贵的家具，是富贵人家的恩物。

宋自然曾见过一个富豪的大宅中，书房的地板，是用紫棘木铺成的，那富豪引以为荣，新旧相识，一到他的大宅，必然被他带进书房去参观一番——富豪特备软鞋，要参观者在书房门外更换，以免损失损坏地板。

曾有一次，一个木料专家告诉那富豪，紫棘木极坚硬，不怕践踏，那富豪的回答是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不舍得让硬鞋踏上去了。”

那样难得罕见的木料，竟然在这里，成了栏栅。

放眼看去，同样长短粗细的木柱，少说也有三百根之多，每一根之间的距离大约也是二十公分。每一根木柱，都是那么挺直，若是已埋了几百年，那木质之优良，实在叫人感叹！

真难想象，是如何搜罗到那么多同样粗细的紫棘木的——这种紫棘木的另一种用途，宋自然也知道，是用来建筑“梅花桩”，那是武学家用来练武用的，可能就是由于紫棘木稀有的缘故，梅花桩这种武术，也快传了。

宋自然心跳加剧，他把手放在木柱上，缓缓移动着，手上的感觉，像是在抚摸一段玉，温润滑凝，这种木料，也是天地精华之所钟，而且曾有一度有生命，说不定现在，仍然有异化了了的生命在内，这才使它那么诱人。

宋自然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知道这次，绝不是发现了一座普通的木结构建筑物，而是遇上了价值无可估计的瑰宝。

空地外的围栅尚且如此名贵，屋子的建料和屋内的装饰，自然可想而知了。

过了好久，宋自然的目光，才从那些棘木柱上，依依不舍地离开，望向那屋子。

他立刻辨认出，屋子的主要建料，全是巨大的桧木——桧木有“百年一尺”的美誉，一百年的桧树，树身的直径，可达一尺，每隔一百年，增加一尺。树身直径三尺的，已是珍贵木料，四尺的已是罕见之物，五尺的自然属于宝物。

而这时，放眼看去，已被界割成材的木料，绝没有少于四尺的。

宋自然不由自主，闭上了眼睛一会，在他的眼前，浮现出两三人合抱粗细的参天神木被砍倒时的情景，他的耳际，也仿佛响

起了巨木倒地时的轰然巨响，连天地都为之震动，鬼神都为之哭泣。

这种数百年树龄的巨桧，大都长在深山野岭之中，就算发现了，砍伐了，如何运出深山，也是极大的困难。通常处理的方法是，就在深山之中锯开了再运出来，所以桧木虽大，巨料却少，最常见的是剖成几寸厚的大圆片，作屏风和装饰之用，还可以用作桌面。

可是建造这屋子的，却全是巨大的木料——宋自然就算看到一幢的全用黄金铸成的屋子，只怕也不会更惊讶了。

在月色下，桧木呈现深浅不同的灰色，木纹的灰色较深，但一样地柔和养眼。

虽然相隔的距离相当远（约有二十公尺），但是宋自然还是看到了木料的衔接处，绝看不出接缝，像是一整幅木板。可是每隔四尺，却都是有鲜红色的月牙形花纹，自上至下，每隔一尺有一个，那新月形的装饰纹，长度约有三十公分。

看到了那些饰纹，宋自然又不由自主，接连发出了好几下赞叹之声。

这种红漆饰纹，在不明究竟的人看来，至多觉得它有点“土”的风格而已，绝不会觉得有什么奇特，更加不值得赞赏。

可是宋自然却是木工艺的大行家，他一看，就知道那是至高无上的木料衔接法：月牙榫。

木工艺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，历代都有大匠出，到了鲁班师傅，更把木工艺发扬光大，使他成了木工艺之神，把木工艺提高到了鬼斧神工，出神入化的程度，从整座木制的高塔，成群的宫殿，到一梁一柱、一桌一椅，甚至是小小木盒上的雕花，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！

（很可惜，自从合成木料发明之后，木工艺迅速没落。但是，合成木料，各种夹板的发明，又的确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！）

(人类的进步，是有代价的，得到些什么，同时总也要失去些什么的。)

中国的木工艺之中，最出色的是木料的接合采用“榫”，又称榫头。把不同的木料，紧密地接合在一起，形成随心所欲的组合，大至宫殿，小至抽屉，无不称心。

相传鲁班祖师把榫的工艺发扬光大，总结成为七十二种接榫法。

(中国人很喜欢以“九”为基数的数字。如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之类。在西方人看来，“七十二”这个数字，零丁之至，但中国人却自然把这个数字当作一个整数。)

(鲁班大师的木工艺法，也有七十二大法，接榫是其中的一法。)

(单是接榫，就有七十二法。)

在七十二种接榫的方法中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组，每组二十四种，每一组又分上、中、下——这是中国传统的分级法，上上的接榫法共有八种，月牙榫在上上法之中，排名第三。

它的过程是，先在要接合的木料边上，凿出月牙形的弯洞。洞的大小，视乎要接合的木料大小而定。然后，再用坚硬的木料制成榫，先插入一边木料中，再拿起另一边木料来凑上去，发出决定性的一击，就把两块木料接合在一起了。

由于榫是弯的，所以接合之后，特别坚固耐用，积年累月不会松散。接合之处，也严丝合缝，美观之至。

用这月牙榫，最困难的一个程序，就是最后那一击。讲究一下就衔接上去，不作第二次发力，内行人称之为“一拍即合”。

若是一击不合，或是合而不够理想，再要加击，那非但效果不好，而且，工匠也会被人笑话，被当作是一种耻辱，遗恨终生。颇有些工艺精娴的木匠，毁在未能“一拍即合”上的。

所以，“月牙榫”法，又被木工称为“过鬼门”，极少使用。

一般来说，都是对自己的工艺有了信心的大匠，当作表演性质，使用一两回，博个满堂彩，提高声价。为了要做到“一拍即合”，自然制造的东西，也不会太大件——做到一般尺寸的衣箱，已是很了不起的了。

为了表示这是用月牙榫制造出来的——榫在木料里面，外面看不出来——工匠会在榫的所在处，在外面用红漆描出来，作为标志。

自然，有了这样标志的制成品，身价百倍，非寻常的木器可比了。

明白来龙去脉的宋自然，看到了这屋子的巨大木料，竟然是用月牙榫接成的，心中的骇异，也就和忽然看到了鲁班大师现身在眼前差不多了！

他呆立了好一会，才慢慢走向前。在向前走的时候，他怀着崇敬无比的心情，简直就像是去朝圣一样。

一直到他的手可以触摸到了那木料，轻轻地抚摸，如同抚摸少女的秀发。他用了那么温柔的手法，自然是由于他的触觉，也一如正在抚摸少女的秀发。

宋自然对木制工艺品的丰富知识，这时发挥了作用，那令得他在接下来的时间中，呼吸以极不正常的节奏进行，在大部分的时间中，他都是屏住了气息的。

手掌带给他的感觉告诉他，涂在桧木上的漆料，珍贵无比，那也是令得桧木在月色下看来，隐隐流转着珍珠一样光泽的原因。

那种涂料的制成方法，早已失传，只在专门的古籍之中，才有记载。

传说的天然漆，是漆树的树汁，把一大桶漆，经过沉淀、筛选等等许多复杂的工序之后，会产生出一种透明的胶汁，被称作漆精。十担漆，产不出一升漆精，若名贵可知——这种涂料，早在千年之前，已经失传，只有在千载以前的木器上，如果涂有漆

精的，才得以保留，也可以看到，上等的木料和漆精相结合，是何等的天作之合，简直夺天地之造化。

宋自然在研究木器的过程之中，曾研究过一个檀木髹上漆精的妆盒（不知道当年是在什么样的深闺之中，是什么样的女人的用品），他曾刮下了少许作化验，结果并不是很出人意表，被称为“漆精”的神奇涂料，成分是“漆酸”—— $C_{14}H_{18}O_2$ 。

漆酸有着极强的防腐防蚀的性能，可以保护木料，千年不朽，而且，它能渗入木料的纹理之中，填塞木料的一切空隙，和木料结为一体。

髹过漆精的木料，其耐蚀程度，比金属还甚。

由于漆精难得，且失传千年，珍贵程度，自然可想而知。可是这时，宋自然放眼看去，竟像是这幢屋子中所有的建筑木材，全经过漆精的处理一样。

那实在是不可能的事！

他在不规则的呼吸下，不知自言自语说了多少遍：“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人间不可能有这样的宝的……我一定进入了梦幻的境界之中，不现实，不现实！”

他当真把自己的手指，放进口中，狠狠地咬了一口，痛得他倒抽了一口冰气，一面摔着手，这才承认眼前的一切，确是事实。

他先绕着屋子转了一圈，那花了他足足一小时的时间，若是用正常的步行速度，至多五分钟即可，但若是照宋自然的心意，一个月也不会嫌多。

然后，他来到了门口，看到门上有十分特别的门环——那是一个连着小槌子的圆环，黑漆漆的，看来不象是金属，在槌子可以敲到的门上，也镶着黑色的一方东西。

宋自然用那小槌子敲上去，发出很是清脆，如击石磬的声音。

这一下，连宋自然也不知道了——他知道那黑色的也是木头，可是那是什么木料，他却也说不上来。

敲了十来下，就听到门内有人应声道：“来了！”

声音很动听悦耳，一听就知道是妙龄女郎的声音，但是却很是平静，可以形容成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，当然也可以说成“冷漠”。

门打开，首先令得宋自然一呆的是，他看到的是一盏灯，一盏只有古代人才用的灯——甚至不是煤油灯。

那灯有一个极精致的六角形的油丝灯罩，半透明的油浸丝料，使灯火透出一种柔和的、浅黄色的光辉。

灯光有点闪动，宋自然接着看到的是，一张俏丽绝伦，诗一样的俏脸。

俏脸上并没有欢迎或讨厌的任何神情，亮丽的眼睛，也吝啬地不表达任何讯息。

可是宋自然已感到了目眩。

## 二、绝代有佳人

宋自然实在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，他结结巴巴地道：“我叫宋自然，我应聘来这里工作，我……被安排住在这屋子中！”

那女郎静静地听着，仍然是一点反应也没有，在柔和的灯光下，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幻觉——看起来，她像是才从一幅什么书中走出来，还没有适应这个世界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静态。

等宋自然说完，那女郎才作了一个手势，就请他进屋子去，那一刻，宋自然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低低的叹息声。那女郎的手，竟是如此动人，宋自然从来不知道，女性的手，竟也可以令得人心跳加剧。

他感到有点迷糊，才得跨出一步，那女郎的视线，忽然沉了一沉，望向他的双足。宋自然的视线，也被她引向下，他看到那女郎穿着一双月白缎子，绣着几茎墨兰的软鞋，洁白亮净。反观自己的一双皮鞋，却是肮脏不堪。他立时明白了女郎的意思。

因为同时，他也看到了一尘不染、洁净无比的地板。

宋自然一看到了那一幅地板，他的专业知识使他自信心大增，面对美女的窘态和失措，也自然消失。

那一大幅地板，全以小小的六角形，呈金黄色的木头拼成。

每一个六角形的一边大约是四公分——宋自然知道它的准确尺寸，应该是九分九（零点九九寸。）

他也知道，那小六角形地板，和普通的地板不同，并不是薄薄的一层，而是每一个六角形，都是一根小木桩，桩长九寸九分。

所以，这种用枋木铺成的地板，结实之至。枋木是檀木的一种，色泽很是华丽，木质也坚实，宫殿建造，多有采用。

这种地板的铺设方式，称为“蜂窝桩”，形制极古。不但可以上溯到三代，甚至可以追溯到尧帝时代，相传尧帝时有一个神工大匠，名字叫赤将子舆，就曾为尧帝的宫室，铺上“蜂窝桩”，取其长久之意，所以尺寸皆尚“九”。尧帝时代，还是部落时代，部落的领袖，和百姓距离不远，那宫室的地板，每天经几千人的践踏，而始终和新铺的一样。

赤将子舆由于有这样出神入化的技艺，所以后世人把他渲染成了神仙，说他一天能走五百里，一年可以换皮肤十次！

(像不像外星人?)

宋自然看到了这种只在传说里才见到的地板，虽然在地板上，有那女郎美丽的双足和诱人的小腿，他也不禁“嗯”地吸了一口气。

那女郎就在这时，发出了“嗯”地一声。

虽然声音动听之至，但是却充满了挑逗的意思，她分明是在问：“吸什么气，你知道什么？”

宋自然索性坐了下来，先脱了鞋——他明白女郎视线下移，是请他脱鞋。

然后，他模仿古人，盘膝席地而坐。

他用古法一坐，那女郎就“咦”地一声，俏脸之上，大有惊讶之色。

宋自然向她微微一笑，伸手贴掌，抚摸着地板：“枋木色彩虽然华美，但要有金黄色，非是百年老树的树心不可，这蜂窝桩竟全采用了老树心，只怕当年帝王宫室，也未必有。”

他在说的时候，直视着那女郎。他的话，犹如春风，吹走了